

大运河南下北上蜿蜒曲折地浇灌着三千多公里的光阴,在河湖相连而孕育出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平原上停顿了一下。站在运河这一处诗情的节点上,你仿佛总能听见岸上人望着眼下小城里青灰的屋脊,脆生生地在暮霭里喊一声:“二丫头哎,家来吃晚饭啰……”

小城高邮安卧大运河岸边,傍水而生、随河而形,也因河而兴,成为里下河平原西部领首的运河城市。诗人邵燕祥走过这里,留下一句美妙的表达:“这是一座落一片树叶便能覆盖的城市。”我出生在这座城市中一个叫做南角墩的村庄。大概在我第一次离开这座城池之前,我并没有好好地琢磨过她的前世今生——我觉得她一定像我所在的平原村落一样平庸无奇。那时候我一心想着的就是乘上扬起灰尘的大巴车,决绝地离开那个写满了贫穷事实的村落,至于她所在的城市我想一定也是无需眷恋的。我甚至想隐藏自己的籍贯和过去,扎进城市千人一面的浮华和陌生里,不再想那座城池的一切,特别是那个曾经养育我的村庄。

在大学的教室里,五湖四海的相逢组成了新的村庄。学子们用普通话构建了隐瞒乡音和乡情的崭新现实,这些对于我这个畏缩的孩子来说是令人满意的。写作课上,老师提及了地方名人的话题,问及我们家乡的时候,我似乎依旧有些顾忌地只说出扬州的名字。这也并没有隐瞒什么,但高邮被我用她所在的扬州所忽略了。老师似乎有些遗憾地说:“扬州是个好地方,文化的江南是出才子的,高邮就出了个汪曾祺……”也是到了那个时候——那是本世纪初的时候,我才知道这位乡党汪曾祺的名望。我记得大概是汪曾祺去世几年后的日子,我们每个学生都收到过一本叫做《梦故乡》的地方读本,这本书里写的都是旧高邮的物事。这些文章日后被称为文学版的“高邮说明书”,但那时候没有引起一个乡下孩子的注意。到了异乡的课堂上,听到外人讲起的时候,才知道老家也有她自己独有的荣光。于是,我几乎是被“倒逼”着细读汪曾祺的作品,并在报纸上发表了第一篇关于他的文章:《背负乡愁的汪曾祺》。我在这篇文章中甚至记错了先生去世的时间,但关于这座城市在游子梦里的乡愁,是通过一个汪曾祺内心的秘境为路径出现在我精神世界里的。

我从此不得不承认: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,用简素和平静的方式给了我一切。

那时候的互联网还没有那么发达,但人们的联系似乎更加密切与真挚。也正是那篇书写先生乡愁的文章,引起了家乡报刊的一些关注。我在另外一座城市开始不断地给家乡的报纸书写关于家乡的文字。村庄、城市以及运河里流淌的一切,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在不断地回乡。人真的只有在他乡才能找到故乡,而此时的家乡在我的纸上和心里越发地真实和可靠——离开原来可以让抵达更加清晰和彻底。

教授训诂学的先生,夹着厚厚而深奥的教材进了讲堂,他轻描淡写地交代一句:学好这门功课,只要把“高邮王氏学”弄懂就可以了。其时人们不知道,坐在课堂中的高邮人如我是多么地自豪。我甚至想环顾四周去看看人们羡慕的表情。我还想到了汪曾祺先生关于家乡的一种特别的心绪——他讲人们提到高邮总是会说:这个地方是出双黄蛋的。汪曾祺总是不服气,他的家乡可不只是出双黄蛋,还有婉约词宗秦观,王念

上班路上邂逅一位老奶奶,一手拎着一方便袋粽子,一手拎着一本厚厚的老式日历。心里猛然一惊:又到了换日历的时候了!自从有了印有山水、美人的挂历和 content 丰富的台历后,这种老式日历几乎退出市场,只有很传统的老年人人才会在每年岁末花很少的钱买上一本,将家中墙上的过期日历换下来,开始翻卷计算着新的一年、新的日子。后来,随着手机铺天盖地占有市场,连老年人都有了老人机,不仅能知道每天的日期,连每一个小时都能大声地报出来。如此,日历,包括挂历、台历,几乎都淡出历史舞台。

今天这猛闯进我眼帘的老式挂历,不由得勾起我儿时的回忆。儿时,家家户户墙上都钉着一根钉子挂着一本日历,日子逝去一天,家里的大人便用手沾着唾液翻开一页,用大铁夹子夹着勾在钉子上。于是,逝去的日子便被悬挂着,未来的日子则妥妥帖帖地平整地贴着墙体站立着。小时候,日子好慢,节日好少,当所有游戏玩腻了,当内心渴盼节日时,便想起来去看日历,往往会失望地发现:平贴着墙的日子还有很厚,离

早几天,每天黑来总觉得床底下“吱吱吱吱”有声音,拍打几下床沿马上静下来,可过不了一会儿就又有响动。我猜想,八成是屋里进了老鼠了!第二天晨起,用扫帚在床下一扫,还真扫出不少花生壳、碎纸屑……嘿,老鼠从啥地方进来的?

有老鼠就得快打,我放了个捕鼠笼子,里面特意勾了片香肠,心想,只要一来吃,准逮你个没跑。谁知放两天都没啥动静,这小家伙根本不理会这个碴儿,好像知道这是个陷阱似的,香肠再好吃也绝不上这个当。有人说用粘鼠板试试,我立马买来两张,当晚就放在关键的路口等着,心想只要取溜出

我的家乡在高邮

□ 周荣池

孙、王引之父子以及后来名扬文坛的他自己。双黄蛋可能只是一种风物的媒介,当然它也确实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风土标识。当年还在高邮读书备考的秦观,托人送《以莼姜法鱼膾蟹子贻》一诗作为“诗意的礼单”并奉上土产给徐州太守苏东坡,其中就有闻名遐迩的咸鸭蛋和大闸蟹。坡仙颇为倾慕这位“有屈、宋之才”的淮海居士和这座运河小城。他先后六次来高邮雅集唱和,并留下了奠基高邮文脉的雅集胜地文游台,成为一段千古佳话。

人的一生冥冥中大概有很多的注定,一次次出发其实都是往回家的方向靠拢。我在读完几年大学之后,又背起了薄薄的行囊回到高邮。回家的行囊中多了两样东西:一是越发浓烈的乡情,二是借以谋生的诗意。故土对我可不薄,暗自传给我诗意的本事,还让我靠此在家乡丰衣足食。这座从秦王嬴政在此“置高台,设邮亭”而名之“高邮”的城市,是我生命和诗情的福地。我循着前人的足迹向前摸索的时候,才知道自己认为平凡朴素的城池,原来有着令人艳羡的今生与前世,她的古韵一直在运河中流淌。

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是一条串联沿线诸多城市的水土和文脉的项链,那么小城高邮就是这条项链上的那枚最闪亮的宝石。高邮湖、明清运河故道以及新开运河形成的“一湖二河三岸”的格局,是运河沿线遗产城市“活化石”一般的独特存在。烟波浩渺的大水养育着古往今来的事实,“南方大雁塔”的镇国寺唐塔就像是一座屹立在运河和历史之中的航标,连接和昭示着南来北往和古往今来的一切:古意、文脉、邮驿以及水文是它最深厚与豪情的注脚。

我用“豪情”这个词表达一座小城,也并非浅白或过誉,因为我一直看见她在蓬勃地生长。高邮的地理世界中有很多“双黄蛋”一样的有趣存在。如明朝以后小城中就有孟城、界首两座驿站,这在运河沿线绝无仅有。这种“好事成双”的逻辑几乎成为一种隐喻,佑护着小城的生长。于是,她才有了支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南北两个古街区,唐、明两座古塔,新旧两条运河,以至于今天呼啸而过的高铁也厚爱地给这座城市两个停靠的站点,让现代文明更多次地眷顾这片深情的土地。文化打底的城市,又以文明的节奏向上生长,文化和文明孕育着交相辉映的“双黄蛋”。历史名城雄踞江北两千多年的蓬勃生长,实证着秦少游对家乡的深情与自信,他在《送孙诚之尉北海》一诗中写道:“吾乡如覆孟,地据扬楚脊。环以万顷湖,粘天四无壁。蜿蜒戏神珠,正昼飞霹雳。草木无异姿,灵气殊郁积。所以生群材,名抱荆山璧。”名城、名人、名文与草木清辉一起生长,有了这座运河小城独特的风韵,安好的当下和生动的未来。

面对一座城池我无法敢说书写过什么,只是平原上小城的生活交代给我很多的事实和秘密。我把这些风景、风物和风情翻译成了文字,就像南角墩世代代生长出的粮食。有人曾经问过我:要是离开了土地和家乡怎么办?他的意思是明白我离不开这座城池。但我也并不害怕没有到来的离开,因为一个写作者行走的旅程上,一定会把老家永远装在乡愁的行囊里。就像是被某种定义上作为“京派作家”的汪曾祺,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深情吟咏:“我的家乡在高邮,风吹湖水浪悠悠,湖边栽的是垂杨柳,树下卧的是黑水牛……”

撕日历

□ 张爱芳

春节还有好远。及至日历终于翻到最后一张,换上新的一本日历,还得翻走一些号头才能等到春节来临。春节来临,家家户户大人们忙得热火朝天,条件好的人家从过了腊月廿四就开始忙着杀猪、磨豆腐、索粉、蒸馒头包子。蒸馒头包子往往是最后一道程序,放在腊月廿七八去蒸。蒸完了,趁着热锅烧些热水,一家子按顺序洗把干净澡,真正就等过年了。此时,作为孩子的我们开开心得上蹿下跳,而大人们,在开心中往往流露出些许落寞,感叹一年又不经意间过去了。

如今,这一份落寞也悄悄地长在了我的心里,从感受到孩子衣裤渐小渐短,到孩子高出一头以成年人的口吻对我说话,才恍悟:我们这一代,还没敢在青春里张狂一下,就跌跌撞撞地被推进中年门槛,还没从中年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挣扎出来,却又要滑到中年的尾巴向老年奔去。眼看着许多同龄人忙不迭地戴起了老花眼镜,不由得庆幸自己眼睛视力尚好,然而,又能挣扎多久呢?

狡猾的小老鼠

□ 陈景凯

只小老鼠被粘在板上挣扎着。原来就是这小坏蛋天天在捣乱啊!

这半夜三更的,我寻思,犯不着现在开门出屋去吧,等天明再出去找地方挖个坑把它埋了也不迟,反正它粘在那儿动弹不了,就让它多活会儿,我先睡我的觉。

清早起床,我赶紧要把小老鼠弄到屋外去。一看,我的个天,哪有什么老鼠?早跑没影了!

供销社是排大平房,临街有几扇大门,其中一扇门通百货柜台、日用品柜台。柜台里,生活百货,油盐酱醋烟酒糖,带收购鸡蛋鸭蛋。一扇门通生产资料柜台,柜台里,各种化肥、农药,做农具把的长短木棍。进百货门的女人多,进生资门的男人多。鞋匠的生意担子,就放在两扇大门外面中间的墙壁处。

鞋匠二十几了,先天罗锅背,正侧面看,个头不高,白净方脸,与常人差不多。从侧面和后面看,后背明显隆起,罗锅。罗锅,在农村能做什么呢?就是在城里,也难分配到看得上眼的工作。于是,他学了手艺,做了鞋匠。这门手艺不需什么本钱,成套的工具和人家信得过的活儿就是他的饭碗。各种槌头,大小切刀;锥子,直的针,弯的针,一个能放在膝盖上用来修切鞋底等物料的厚实的木砧板,一个打鞋掌用的铁撑架子;线,粗的线细的线,打过蜡的线,一个能收起挂在担子上的马扎;还有几个铁丝圈,挂着各种废车胎切成的用来打鞋掌的料子,修补雨胶鞋和球鞋用的橡胶皮;一副能挑起所有物件的担子,担子的抽屉里还有胶水,几支要在鞋底上号字用的铅笔头。鞋匠识字,他的父母有先见之明,想到儿子将来要学个能吃饭的手艺,让他读书,上到了小学毕业,写信、看报没困难。

家离小镇不远,他早出晚归,每天早上,在家吃过早饭,挎个大布包,里面装着当天要绐的鞋料。每天晚上收工,担子就存在供销社大门里日用品柜台内,营业员大嫂心好,让他存放。中午饭,有时家里人送给他,有时就在供销社食堂将就——他不是拿固定工资的,不敢和供销社工作人员一样吃,一碗饭、一钵子菜汤而已。吃了饭,坐在马扎上小歇片刻,这是他最轻松的时候。寡坐难捱,他咬咬牙,买了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,饭后正是说评书的节目,刘兰芳的《杨家将》,常使他的周围圈着好些人。

他手艺好,绐鞋踏实,质量信誉都好,生意就好,他的鞋总绐不完。有一阵,小镇上班的人喜欢北京鞋,那是明绐,鞋帮和鞋底的连线在明处,雪白的滚边,密密的针脚,上好了鞋帮,用蜡块把线脚摩一遍,塞上槌头,木槌把鞋面撑起来,丰满,结实,好看,再用木槌把鞋面敲一遍,就成了。姑娘小伙特喜欢。下田干农活的农民不要明绐,白边儿易脏,暗绐,结实。暗绐比明绐费事,暗绐的针脚在鞋里面,看不见,他暗绐的针脚还是那么细密扎实。

鞋匠与时俱进,紧盯市场。他做与鞋有关的一切生意。给半旧的布鞋打掌子。给球鞋打补丁。修补雨天用的胶鞋。夏天,还修塑料凉鞋——用接线板接上供销社的电,电烙铁通上电,待烙铁头烫了,他把断了的鞋带焊接上,破了的补上,电烙头所到之处,塑料冒出刺鼻的烟;修好了,用锉磨去毛边,行了。他还修塑料雨衣,把烙铁换个烙头,给雨衣打补丁。修凉鞋,修雨衣,立等可取。这些活计,收入可比绐鞋来得快一点。白天耽搁的鞋,晚上补绐。

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过春节。年三十晚上,妈妈把准备好的新衣服、新鞋子放在枕边,第二天就可以穿新衣迎新年啦。

夜里,摸摸枕头下面,一定有压岁钱,哦,还有一块甜糕,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放进去的。天还没亮,我们姊妹五个就已经穿得整整齐齐的,来给爸爸妈妈拜年。那时候想不通,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起床,说是要纳福呢!过年了,当然少不了好吃的,妈妈真能干,会做炒米糖、花生糖,她还在做的时候,我们就等着了,总想早一点吃到。终于等到了,吃到嘴里,真香!说到吃,妈妈可真算是大厨,她会做肴肉,蒸馒头,做豆腐脑,还会做酱,味道真是鲜美。

小时候,喜欢唱歌,听到好听的歌就跟着学。大姐的话最有意思,她说,一定

供销社是排大平房,临街有几扇大门,其中一扇门通百货柜台、日用品柜台。柜台里,生活百货,油盐酱醋烟酒糖,带收购鸡蛋鸭蛋。一扇门通生产资料柜台,柜台里,各种化肥、农药,做农具把的长短木棍。进百货门的女人多,进生资门的男人多。鞋匠的生意担子,就放在两扇大门外面中间的墙壁处。

鞋匠二十几了,先天罗锅背,正侧面看,个头不高,白净方脸,与常人差不多。从侧面和后面看,后背明显隆起,罗锅。罗锅,在农村能做什么呢?就是在城里,也难分配到看得上眼的工作。于是,他学了手艺,做了鞋匠。这门手艺不需什么本钱,成套的工具和人家信得过的活儿就是他的饭碗。各种槌头,大小切刀;锥子,直的针,弯的针,一个能放在膝盖上用来修切鞋底等物料的厚实的木砧板,一个打鞋掌用的铁撑架子;线,粗的线细的线,打过蜡的线,一个能收起挂在担子上的马扎;还有几个铁丝圈,挂着各种废车胎切成的用来打鞋掌的料子,修补雨胶鞋和球鞋用的橡胶皮;一副能挑起所有物件的担子,担子的抽屉里还有胶水,几支要在鞋底上号字用的铅笔头。鞋匠识字,他的父母有先见之明,想到儿子将来要学个能吃饭的手艺,让他读书,上到了小学毕业,写信、看报没困难。

家离小镇不远,他早出晚归,每天早上,在家吃过早饭,挎个大布包,里面装着当天要绐的鞋料。每天晚上收工,担子就存在供销社大门里日用品柜台内,营业员大嫂心好,让他存放。中午饭,有时家里人送给他,有时就在供销社食堂将就——他不是拿固定工资的,不敢和供销社工作人员一样吃,一碗饭、一钵子菜汤而已。吃了饭,坐在马扎上小歇片刻,这是他最轻松的时候。寡坐难捱,他咬咬牙,买了一台小半导体收音机,饭后正是说评书的节目,刘兰芳的《杨家将》,常使他的周围圈着好些人。

他手艺好,绐鞋踏实,质量信誉都好,生意就好,他的鞋总绐不完。有一阵,小镇上班的人喜欢北京鞋,那是明绐,鞋帮和鞋底的连线在明处,雪白的滚边,密密的针脚,上好了鞋帮,用蜡块把线脚摩一遍,塞上槌头,木槌把鞋面撑起来,丰满,结实,好看,再用木槌把鞋面敲一遍,就成了。姑娘小伙特喜欢。下田干农活的农民不要明绐,白边儿易脏,暗绐,结实。暗绐比明绐费事,暗绐的针脚在鞋里面,看不见,他暗绐的针脚还是那么细密扎实。

鞋匠与时俱进,紧盯市场。他做与鞋有关的一切生意。给半旧的布鞋打掌子。给球鞋打补丁。修补雨天用的胶鞋。夏天,还修塑料凉鞋——用接线板接上供销社的电,电烙铁通上电,待烙铁头烫了,他把断了的鞋带焊接上,破了的补上,电烙头所到之处,塑料冒出刺鼻的烟;修好了,用锉磨去毛边,行了。他还修塑料雨衣,把烙铁换个烙头,给雨衣打补丁。修凉鞋,修雨衣,立等可取。这些活计,收入可比绐鞋来得快一点。白天耽搁的鞋,晚上补绐。

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过春节。年三十晚上,妈妈把准备好的新衣服、新鞋子放在枕边,第二天就可以穿新衣迎新年啦。

夜里,摸摸枕头下面,一定有压岁钱,哦,还有一块甜糕,也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放进去的。天还没亮,我们姊妹五个就已经穿得整整齐齐的,来给爸爸妈妈拜年。那时候想不通,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起床,说是要纳福呢!过年了,当然少不了好吃的,妈妈真能干,会做炒米糖、花生糖,她还在做的时候,我们就等着了,总想早一点吃到。终于等到了,吃到嘴里,真香!说到吃,妈妈可真算是大厨,她会做肴肉,蒸馒头,做豆腐脑,还会做酱,味道真是鲜美。

小时候,喜欢唱歌,听到好听的歌就跟着学。大姐的话最有意思,她说,一定

供销社门口的鞋匠

□ 汪泰

鞋匠口碑好,远近的女人们都喜欢把生意给他做。难得上小镇一趟,拎个小包袱,里面装着纳好的鞋底,缝好的鞋帮子,小孩的,公婆的,自己的,交给鞋匠,谈价交钱,央求快点拿货。鞋匠用笔在鞋底号上名姓、取货时间。鞋匠答应的事儿,一定会兑现。那个大年三十下午,他迟迟不收摊,说好了来取鞋的人还未到。年三十这天,做生意的要么不出来,要么早早收了摊子,忙年了。他还坐在供销社门口,等得来取鞋的都不过意了,“师傅啊,不好意思,耽误你过年了。”鞋匠说:“没事,过年了,拿不到新鞋穿,被人笑呢。”

鞋匠快三十了,还是单身。罗锅,哪个姑娘肯嫁给他呢?还就有个女孩愿意!做媒的瞄上了一女孩。女孩子家离小镇不远,父亲走得早,母亲是个哑巴,女孩二十多了,不说漂亮,模样也不差,谁要娶她,得把她娘带走。谁也不愿意。鞋匠愿意!做媒的与姑娘说了,鞋匠愿意来,到你家来。姑娘听说鞋匠愿意上门,心动了一下,想到罗锅,心里又有点痛。她特地到供销社买东西去,悄悄地,从远到近,又狠狠地把鞋匠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看了个遍,忽然觉得鞋匠的面很善。鞋匠做了人家上门女婿,还是天天坐在供销社门口,做他该做的一切,只是,有时送饭的成了他老婆。

成了家,鞋匠多了件事,老婆劝他自己加工布鞋,哑巴丈母娘有时间糊布骨头纳鞋底,让他做成成品好卖。于是,鞋匠旁边的架子上,放着好些新布鞋,有北京式的,有本地老式的,还有小孩子的绣了五颜六色的虎头鞋呢。虎头鞋是他哑巴丈母娘做的。

日子一天天过。鞋匠做了父亲。儿子一天天长大。鞋匠知道读书改变命运的道理,希望儿子将来有比做鞋匠好的饭碗。儿子很争气,学习不用烦。从小学上到初中,考到县里上高中,到省城上了大学,学的是父母不懂的专业。

鞋匠的摊子还在摆,只是,穿布鞋的少了,穿皮皮鞋的越来越多,凉鞋也成了牛皮的了。修皮鞋能有多少生意呢?鞋匠扩大了业务范围,修拉链,修锁配钥匙。生意还是有点淡,鞋匠晓得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

鞋匠的儿子大学毕业了,在大城市谋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鞋匠的心里很踏实。儿子要鞋匠歇歇,不要再摆摊子了。鞋匠不习惯闲坐在家,仍旧守着摊子,但摊子不在供销社门口了。小镇子移到了公路边,供销社变成了超市,跟着镇子走了。房子拆迁,他家住到镇上新建的居民楼上,摊子就放在家门口的大楼下;家里的田,包给了种粮大户,鞋匠夫妻坐在家收租粮,成了小“地主”。他每天守着他的鞋摊,有一搭没一搭地做着。有时,他捧着泡了碧绿茶水的茶杯,坐在软包的小椅子上(马扎早就不用了),看着人来人往。生意,无所谓啦!

要把牙齿保护好,不然一张嘴,一口大黄牙,实在太丑啦!她这么一说,我每天老老实实早晚刷牙漱口。

小时候,大姐她们做衣服,我经常是被忽视的,她们做长袖,或许我只能做个背心。印象比较深的,二姐学了半个月裁缝,用报纸先裁剪,然后给我做了两件的确良衬衫,一件红的,一件白的,又合身又漂亮,我高兴了很久,也穿了很久。一直到穿不上,我都很喜欢那两件衣服。

小时候,喜欢看书。有一年冬天,在“五一”食堂看书,裤子被狗咬了个洞,都不知道。所幸是冬天,人没事。后来,老妈又给我做了一条新的。

童年的记忆,因为有了家人的陪伴和关心,是那样的清澈而明亮,是人生中温暖的底色,也是前行的底气。

童年的记忆

□ 宣晓华

小时候,大姐她们做衣服,我经常是被忽视的,她们做长袖,或许我只能做个背心。印象比较深的,二姐学了半个月裁缝,用报纸先裁剪,然后给我做了两件的确良衬衫,一件红的,一件白的,又合身又漂亮,我高兴了很久,也穿了很久。一直到穿不上,我都很喜欢那两件衣服。

小时候,喜欢看书。有一年冬天,在“五一”食堂看书,裤子被狗咬了个洞,都不知道。所幸是冬天,人没事。后来,老妈又给我做了一条新的。

童年的记忆,因为有了家人的陪伴和关心,是那样的清澈而明亮,是人生中温暖的底色,也是前行的底气。